

創 造 詩 叢

編 主 家 克 誠

# 最 後 的 星

越 差

上 海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 下層地

蘇金傘著  
這真的詩大半  
取於農村。作者  
給讀者的印象  
| 樸素，樸素的  
不，而是詩的外貌  
，而是貫激了整  
個詩體的靈魂。

# 星的後最

吳越著  
他底愛戀的宿  
地，他底愛戀的宿  
種，他底愛戀的宿  
實，他底愛戀的宿  
情，他底愛戀的宿  
氣，他底愛戀的宿

# 錄夢噩

杭約赫著  
作者是個畫家  
，但「噩夢」發  
筆，一來學「發  
一和「和聲」發  
抓住一點向深處  
探尋，把它凝結  
成晶瑩的智慧。

# 蘭卜鳥手歌

索開著  
作者寫出了他  
故鄉的貧窮和苦  
難，他那沉鬱滯  
重冗長的詩句，  
有讀了陸斯托益  
夫斯基的作品之  
後的那種感覺。

# 泣哭在角號

青勃著  
他召喚着新生  
的，將至而未來  
的，將喚得那麼  
熱切和使人感動  
！他的每一行詩  
就是一股永不同  
頭的衝擊力。

# 漠沙

沈明著  
他的詩裏蘊藏  
一層鬱悶和深沉  
的暗光。他體味  
了生活，又把這  
體味一再提煉過  
，給他的讀者們  
獻出一「溫暖」。

# 城的動騷

唐暉著  
力的由於作者想  
美，豐滿，脫離  
種種複雜的實質  
的燒想，雜而感  
的光彩，靈而多  
練閃和那

# 路

象先輝著  
這真給我們展  
開了不同的生活  
，對這些被生活  
壓倒的苦難的人  
，作者為他們的呼  
說寫下了激越的呼

# 去而風隨

方平著  
祇這真你的詩不  
它本教你的詩不  
他每一行的苦味  
像一條深幽的曲  
徑，帶着你的幽  
步，高舉一

# 別告

田地著  
作者，是道地的  
農家孩子，他的  
詩像小孩子口裏  
的話，他憂慮那  
頭向我們訴說那  
貧瘠的土地和那  
農民的苦難。

# 生誕的兒嬰

李諱程著  
對於窮苦的農  
民和工人，他沒  
有喊叫反抗，他  
只寫出了他們底  
生活情景，然而  
每一行詩句都是  
個有力的控訴。

# 者火掘

康定著  
他給他底人物  
塗上色彩，使他  
們生動而活潑  
那些優美的意類  
和詩句，往往脫穎  
而出，給人猝然  
的一驚。

創造詩叢

# 最後的星

• 有	所	權	版 •
定	藏	著	主
價	版	作	編
國	者	者	者
幣	者	吳	臧
貳	法		克
圓	創	越	家
	造		
	社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 版初月十年七四九一 •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可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可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揀這「最後的星」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吳越來自鄉村的，他始終懷戀着他那靈魂的歸宿地。這種懷戀使他的詩篇籠罩上了由眞實生動親切的感情所釀造的那樣一團氣氛。他是一個激底的農民典型性格，因而也就分担了現況下農民的一份命運：悲慘、痛苦，還有點憂鬱；但到底他是一個覺醒了的知識份子，承認了那一份「囑強」，把它從艱忍挪到了戰鬪上。雖然這樣，但我們還是忍痛的割去了那樣的「生產」，僅僅留下了這些悲慘的形象和風色。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編主家克臧  最詩造創

# 星的後最

著 越 吳

母親	．．．．．	四
當我有時快樂	．．．．．	六
無題	．．．．．	八
苦難	．．．．．	九
最後的星	．．．．．	一〇
受傷的船	．．．．．	二〇
蒲公英	．．．．．	二二
鹽	．．．．．	二三
風雲	．．．．．	四
我也走到公園	．．．．．	六
四等車	．．．．．	八
死鳥	．．．．．	九
我老想到岩壁和瀑	．．．．．	二二
蒼蒼的山崗	．．．．．	二五
冬夜的風	．．．．．	三七
在風雨的昨夜	．．．．．	三〇
小弄堂	．．．．．	三三

行刊 **司公版出群星** 海上

• 1 9 4 7 •

## 母親

有個老太哭啼啼走到街上，  
衰弱的脚步踉踉蹌蹌，  
頭巾不知在何處已經落掉，  
灰白的頭髮隨風飄搖……

她哭着走着又茫然在街心站停，  
而後又走回去好像是走錯路徑；  
她走着哭着終於給悲哀壓倒，  
忽然眼前一黑嚙咚地一跤……

乾枯的手掌撐着顫抖的身子，

將要掙起又重行着地；  
街上的行人圍到身邊，  
有的好奇也有看她可憐……

有人問她：「你爲什麼這樣傷心？」  
可是悲哀塞住她回答的聲音！  
後來人羣裏走出個年輕的市民，  
攙扶起她像攙扶自己的母親……

她站起身來並未顧到道謝一聲，  
又踉踉跄跄奔起她的路程……  
望着她搖幌的背影路上有人談論：  
「這是個人民戰士的母親！」



她的兒子第一個死在監牢，

第二個受了絞刑，

聽說，今天又爲着

最後的一個，去收屍出城……」

## 當我有時快樂

• 4 •

當我有時快樂，

當我有時歡笑與歌唱，

我總覺得我不像我自己，

我總覺得是在別人的國土上呼吸，

是別人的魂靈附上我的身

那笑聲與歌唱是發自別人……

只有呵，

只有我在深思，

只有我在苦痛中深思的時候，

我才覺得是在我自己苦難的族類身邊，

周遭的空氣雖然憂鬱

然而對我却是無比的親甜……

## 無題

像乾涸的池塘裏的鱒魚，

苦悶地關閉着兩鰓，

——空氣是沉重的，

這裏不是我的世界！

每當我舉步走路，

兩脛間有鐵鏢的響聲；

每當我開口言語，

腮幫裏有嚼勒的堅硬。

每當思想要衝出喉管，

我又痛苦地把它吞嚥；  
像赤熱的岩漿衝不出地殼，  
我的全身抽搐，震顫……

## 苦難

當苦難最初跟我親近

我也曾害怕他

像少女推拒最初的吻……

可是當苦難一旦跟我結婚，

我委身給他

比對幸福甘心……

在最窮的日子我的心最富，

在最飢餓時我的詩最香，

在最黑暗的穿底

我的思想發出最強的光……

## 最後的星

在黎明灰白的天空上，  
閃映着一粒最後的星，  
當羣星都已睡去了，  
只有他還不會休息……  
——他在寂寞地守候着，  
疲倦而且蒼白……  
是在守候什麼呢，  
你，一粒最後的星，  
是在期待朝陽嗎，  
把守護了一夜的世界，  
親自交給？

## 受傷的船

躺在荒島的沙灘，  
有一隻受傷的船，  
斧鑿敲打着肋骨，  
痛苦地咯啄咯啄……  
他耐心地緊閉着眼，  
靜聽海的呼喚……  
一旦馬達嘖嘖響動，  
他又愉快地跨上浪濤，  
縱使黑雲垂在天邊，  
前程還有風暴……



## 蒲公英

像黃昏柔嫩的天空上

睜開星星金色的眼睛，

在早春柔嫩的草地上

睜開着金色的蒲公英，

沒有枝條驕傲的高挑

沒有綠葉扶持隨風招搖……

這些樸素的花朵

他們但願伴着卑微的小草

親密地耳語，會心地微笑

當春風的腳步輕輕地走到……

驢

你總是這樣忍從，  
爲着等候馱載與鞭棍，  
脊背總是朝向天空！

你總是這樣的沉默，  
人們拿大繩堆在你的身上，  
草料，却用小的籬筐，  
你的喉嚨縱使有時也湧上抗議，  
可是到了嘴吧，  
最後却祇剩一聲沉重的嘆氣！

當你苦痛時

你總是顫顫無聲的嘴唇，

你寂寞時

你總是搖搖疲乏的兩耳……

你那兩眼總是蒙一層渾濁的淚水，

天天對空空的槽欂低垂。

——然而

牠們又何嘗沒有

映照過碧綠的山野

和蔚藍天空的光輝？

## 風雪

在風雪的黃昏

送別我的友人，

獨自回歸在路上

村村關閉着門，

風，驅趕着我，

雪，遮沒了山徑……

我在蒼茫中摸索，

回歸我的小屋，

獨對向爐的爐火，

風雪在門外哀哭……

## 新秋小景

咚咚的打禾聲收歇四野又重歸寂靜，  
光光的大地可憐給剝去了黃金的衣，  
瘦瘦的山路上有個女人挑着担子，  
緩緩地移動着脚步走向債戶的家裏；  
緩緩地移動呵一步幾乎挪不開四指，  
——籬筐裏是本年自己「頭胎的兒子」！

## 我也走到公園

不知爲什麼

我也走到公園……

實在，我的心是凍結的，

雖說，現在是四月天！

草地甦生了，

樹木發芽，

柔軟的春風裏

微笑着鮮亮的花……

幸福的人們

手挽手到處逍遙

發香的空氣裏

潑撒着一路的歡笑……

然而，我呢，

我的心仍然寒冷，

在這悲哀的國土上，

春天是屬於草木的，

快樂只屬於懵懂的心！

## 四等車

四等車拖掛着一身的骨骼，  
疲倦地搖幌着嗑里嗑托，  
他一路捱靠到每個小站，  
留下一些窮骨頭又檢拾一些帶着。

在每個小站上他謙卑地等待，  
苦悶地喘息，小心地忍耐，  
等那些闊氣的驕傲地過了，  
又舒一舒僵木的關節一步步移開。



## 死鳥

一串可憐的死鳥被獵人提在市上，  
她們是一樣的美麗像同胞的姊妹，  
地母以最珍貴的色彩爲她們裝飾呵，  
——都是大自然最寵愛的女兒……

她們的頭頂是珊瑚的，  
頸項是翡翠，  
翼膀是寶藍的，  
而赤金閃灼在脊背，  
尾巴像紫焰，  
而胸羽是玫瑰……

然而，現今，

在這柔軟的胸羽下

已沉默了躍動的心！

她我的頭頸哀傷地萎垂在胸前，

口角邊膠結着暗紫的淤血，

靈巧的蠟色的啄尖已再不張開囉，

從此已再不歌唱

再不飲啜黎明光輝的聖潔……

她們的眼睛緊閉着，

蒙一層灰色的眼皮，

從此已再沒有睿智的晶瑩，

再不會透穿林霧而企望天明……

她們的傷殘的羽翼無力地披垂，

從此已再不會撥動微風囉，

再不會迅急的傾側翻過藍空……

她們的玲瓏的腳爪僵木地拳曲着，

從此已再不會有輕捷地的踊舞囉，

使綠葉微笑，搖弄滴露的珍珠……

我老想到岩壁和參天  
的森林

走在這大都市花崗岩胴體的旁邊，

我老想到那岩壁和參天的森林……

我老想起那雄岸的岩壁，

那鬱鬱的大森林的呼吸……

我老想起那綠色的雲蓋下

落葉上脚步的柔軟的聲音……

我老想起那岩洞裏燃燒松柴的芬芳

戰士們親熱的談話和愉快的歌唱

那新擦的槍管的生髮油的清香

我走在這大都市花崗岩胴體的旁邊，

我老想起那山岩和參天的森林．．．

我想起那岩腳邊刺刀一樣閃光的溪流，

曾經搖曳過我們行列的影子，

那蒼老的樹根和岩石

會過安托過我們疲倦的頭．．．

那茸茸的綠色的蘚苔上

曾經留下過我們草鞋的濕印，

那寂靜朦朧的林霧裏

曾經響過我們清脆的槍聲．．．

走在這大都市花崗岩胴體的旁邊，

我老想起那山的岩壁

和那蓊鬱的古老的森林的呼吸

• • •

## 蒼蒼的山崗

蒼蒼的山崗披一身明亮的太陽，

山崗上走着個割柴的姑娘，

天青的袴子，月白的衫，

担桿斜抗在肩上，

新磨的柴刀帶一片燦爛的陽光。

她的輕捷的脚步踏上了山半，

回轉頭來招呼着身後的伙伴，

響亮的叫聲像一串鈴鐺，

久久地在寧靜的山間迴蕩……

她第一個登上了山的肩膀，  
飽吸一口大氣，挺一挺圓熟的胸膛，  
捲一捲袖子，提一提汗濕的衣裳，  
眯一眯眼，當涼風最初的嘴唇觸到身上。

她第一個揮動着靈敏的臂膀，  
雪亮的柴刀，月琴般地錚錚鏘鏘，  
微鬱的體態浮彫在明朗的天上，  
是絕美的勞動的形像！



## 冬夜的風

冬夜的風

流着，哀哭……

他走過家家的門口

家家窗前……

他絕望而癡狂，

踏着踉蹌的脚步東闖西闖；

打着唿哨莽撞地碰下招牌，

有時又掄起粗闊的手掌捱家敲打……

可是有誰爲他開門？

家家

都緊閉着吝嗇的門窗  
不肯洩漏一絲燈光；

家家

溫暖的住屋都關着幸福；  
有人在明亮的燈光下計算盈利，  
有人正舒適地對着通紅的爐火，  
有人正圍着食桌享用豐美的晚餐，  
有人已攜帶妻妾騎上溫柔的眠床……  
有誰爲他開門？

像乞丐樣地

冬夜的風到處哀哭，  
他流浪過家家的門口

家家的窗前……

他只有找到那些破廟的廊廡

傾圮的巷角……

擠進那些貧窮的小屋朽爛的門窗

爬上那些顫慄的板床

竄入那些單薄的被窩……

只有

這些地方的主人理解流浪與飢寒；

他們接待他，

跟他兄弟一樣抱得緊緊，

而以

自身的體溫跟他平分……

## 在風雨的昨夜

在風雨的昨夜。

在風雨哀哭着，昨夜呵，

有個女人叫喚失豬的聲音徘徊在四野，

聲音是那樣地凄苦而且急切，

孤單地徘徊着呵，

直到夜半還不會止歇……

今晨，

當朦朦的黎明剛在窗外醒來，

我又聽到這同一的絕望的聲音

在四野徘徊……

但是比昨夜的呵，

這聲音嘶啞而且衰瘦

像哀哭一樣顫抖……

我淒惶地起來走到窗前，

我找到這聲音是來自那山的脚邊，

那仍然沉浸在濃霧的底裏的，

有着兩三家灰色小屋的山脚邊……

## 小弄堂

一

天未亮來了個糞姑娘，  
小弄堂慌忙忙起床，  
鉛桶們噓噓噓噓，  
馬桶們齊聲合唱。

二

垃圾桶患着膨脹，  
陰溝洞長年便秘，

鐵桶軋死了淘米籃子。

三

煤球爐搬到後門外搨，  
小弄堂喝飽了一肚子煙，  
孩子哭，女人吵嚷，  
癆病鬼打着咳嗆。

四

沒有色彩，沒有陽光，  
春天也看不起小弄堂，  
除非女人們打小菜場，  
吋鬻子掙來點鮮綠嫩黃

原书缺页34-末